

7.5
5

洁白的山茶花

何乌雅

洁白的山茶花

何鸣雁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肖 荣

封面设计：刘绍荟

插 图：何 能

洁白的山茶花

何鸣雁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4³/₁₆ 字数：80,000

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4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905 定价：0.57元



何马妮

一九三二年腊月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，受姐姐影响，爱上了文学。二十一岁开始学习翻译文学作品。她长期在朝鲜族地区生活和工作，她的爱人是朝鲜族。一九五七年调进作家协会延边分会，从事写作和翻译。后调到长影工作。现在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二十多年来，翻译了几十部朝鲜电影。如《春香传》、《卖花姑娘》、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、《劳动家庭》、《无名英雄》等等。创作有短篇小说《阿妈妮的眼睛》、散文《叶》，以及诗歌、报告文学、电影剧本。

《洁白的山茶花》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。



内 容 提 要

上海姑娘孟甜女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个山区生产队插队，在长期的生活接触、劳动互助中，与热爱家乡、献身农业科研事业的朝鲜族青年李华产生了真挚的爱情。他们既遇到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，也遭到极左路线横加的迫害，但一切都不能使他们分离。他们在苦难中结成了永恒的忠实伴侣，继续迎接新的考验。作品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美好心灵，热情歌颂了他们的高尚情操。女作家以细腻的笔触、感人的描绘，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成功的当代青年女性的动人形象。

菟丝从长风，
根茎无断绝，
无情尚不离，
有情安可别。

州委责成我们调查研究室，去调查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，然后写一份调查报告，供常委讨论研究。

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同志，详细地向我谈了他们掌握的情况。我刚站起身想走，突然被主任的话声吸引住。

他对着电话筒大声说：“离婚可以！孟甜女本人同意吗？”

我惊住了，等主任放下电话，急忙问他：

“你说的孟甜女，是雪峰公社山茶大队的吗？”

他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我更急了：“她为什么要离婚？”

主任摇摇头说：“还不清楚。”

我走出办公室，晴空万里般的心情，骤然涌起一团乌云。一个娇小瘦弱的上海女知识青年，从云中走出来，用温柔悲哀的黑眼睛望着我。

啊，孟甜女！甜女！

想起她，就想起在那莽苍苍的原始林里，一个被厚厚的积雪勾勒出的轮廓清晰的小山村；想起她，就想起那草色青青的山坡上，飘散着淡淡清香的山茶花……

我和孟甜女相识在一九六九年一个寒冬腊月的早晨。那天，我要到边境上去，想搭一辆顺路的汽车。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同志说，从上海来延边插队的一万名知识青年都到了，正巧，有一辆卡车去边境上的雪峰公社送行李。他领着我来到车站，只见到处都是穿草绿色半大棉袄、戴剪绒帽的上海知识青年。我们在人丛中穿来穿去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去雪峰公社的卡车。

他拉开司机楼门，想让我坐进去，不料，里边已经坐着一个姑娘了。

她闭着眼睛，头无力地靠在后垫上，一绺乌黑的头发垂在脑门上，白皙的脸显得更苍白了。显然，她是病了。

司机看出我有点犹豫，忙说：“不要紧，可以坐三个人。”

我只好挨着病姑娘坐下了。

车整整在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，她一直闭着眼睛，没说一句话。直到车开进了雪峰公社所在地的街道，司机说“到了”，才听她自言自语嘟哝了一句：“真糟糕！”

我扭头看看她，眼睛睁开了，人确实很瘦弱，脸庞也并不美貌，但有一双富于表情的黑眼睛，疲倦和病痛在她的眼圈涂了一层黑晕，眼睛显得更黑了。

我问她：“你病了吗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脸上现出两个小酒窝，说：“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再加上这地方太冷。”

我有点怜悯她了：“哎呀，那你的父母怎么还同意你来呢？”

她稚气地望着我：“知识青年一律都得插队落户呀！”那眼光好象在说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

我点点头表示知道的意思，又问：“你爸爸和妈妈都工作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垂着眼睛说：“都工作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孟甜女。”

“哦，多好的名字呀！”我笑了，“你一定是在甜水里泡大的。”

她默认地笑了：“我的爸爸和妈妈确实是特别地喜欢我。”态度是那样的诚实、天真。

我说：“你舍得离开上海的家吗？”

她眉毛一挑，睁大了黑眼睛，又是稚气地：“那也不能一辈子夹在爸爸妈妈的腋窝里呀！我们马上就是社会主义一代新农民了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！”说着，还低头看看自己那双纤巧的小手。

我的心微微一震，重新打量起这个病弱的姑娘来。

她的眼光移向了窗外，脸上浮现出晨光般庄严、明丽的神情，心似乎已经飞进那雪海莽原里去了。

是啊，青春总是和热情、理想连结在一起的。也许是因为她的语言 and 那弱小的形象太不相称的缘故，使我忍不住善意地笑出了声：“就靠你那双手撙锄杠，去创造幸福吗？”

她猛然扭过头来，黑眼睛盯在我的脸上，认真地问：“你不相信吗？”

我望着她瘦小的身材，苍白的面孔，没有回答，怕初次见面伤了姑娘的自尊心。

车在公社门前停住了，我推开门先跳下去，抬头看见一个浓眉大眼、眉宇间流露出深思神色的朝鲜族青年。

他走上前来，用汉语问我：“上海知识青年孟甜女同志，是坐这辆车来的吗？”

没等我回答，孟甜女把头从司机楼里伸出来，说：“是，我就是孟甜女。”

这时候，一个戴高度近视镜、气质文雅的上海知识青年跑过来喊：“甜女！”

甜女的黑眼睛一亮：“陈雄！”喊着推开司机楼门走下来。

陈雄忙介绍说：“这就是山茶大队的政治队长李华同志，听说你病了，特意赶了一辆牛车来接你。”

甜女向李华点点头说：“谢谢！”

我也高兴地插嘴说：“我是延边州委调查研究室的，叫远山梅，正好也要到山茶大队附近的边境上去，咱们一起搭个伴儿吧。”

李华憨厚地笑笑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陈雄把甜女的行李搬到牛车上，我们也跟着坐了上去。三个人加上个行李，把一辆朝鲜族的牛车挤得满满的。

甜女好奇地摸摸车轮，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轮！”

李华望了她一眼，那眼光似乎在说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他拍了牛背一下，喊声“吆啦！”老牛使劲向前一拽，甜女被晃得“唉哟”一声，我一把拉住了她。

陈雄喊起来：“李华，我们三个人坐在车上，你一个人在地下走怎么行？”

李华不以为然地一笑说：“我们习惯这样。”

陈雄扶扶眼镜，认真地要跳下车去：“那我也下去

陪你一块儿走。”

李华无奈，轻轻一纵身坐到车沿上。

这样，大轮牛车载着我们四个人，向着雪山的深处，向着莽林的后边，咣咣当当，慢慢腾腾地前进了。

甜女又天真地发出了疑问：“雪下得这样厚，树林子里的野兽，找不到东西吃，怎么活呀？”

李华没回头说：“它既然能在这山林子里生下来，就会有办法活下去。”

陈雄深有所悟地接过去说：“我们也要在这里活下去！”

甜女背靠在行李上，身子无力地随着晃荡的车摇摆着，说：“不但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有作为！”她眼睛望着雪海树林，天真地幻想着：“要把这茫茫的大雪原，变成绿色的稻海，那可就了不起啦！”

李华猛回过头，用那双深思的眼睛望着甜女，好一会，浓眉毛微微皱了一下，又转过头去。

牛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山茶大队，这是个坐落在高山云雾中的小村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。也许是由于太偏僻的缘故，从那陈旧的草房和发黑的窗纸、小孩子打着补丁的衣着上，可以看出这是个比较贫困的生产队。约好和我一块去边境上搞调查的县委书记，早已经等在这里了。我把甜女和陈雄都介绍了给他。

他很有风度地笑着说：“欢迎啊！欢迎你们来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！”

甜女尊敬地说：“首长，我们是来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。”

县委书记爽朗地说：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要的；但你们来到这里就是主人了。咱们都是家里人，有什么困难随时提出来，我们领导上会尽力帮助你们的。”

我本来想随他们去集体户看看，可是县委书记说我已经来迟了，当天一定要赶到边境哨所去，我便和他们分手了。

我目送着甜女和陈雄并肩向村子后边走去。

眼前，厚厚的积雪，给连绵起伏的山峦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。孟甜女瘦小的身躯，在白皑皑的雪峰下、黑苍苍的松林间移动着。一阵北风吹来，树上的积雪飘飘洒洒落下来，遮没了她的身影。

我迷茫地问县委书记：“她这样的女孩子，在这冰天雪地里，能扎下根来吗？”

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，笑了说：“朝鲜族有句民谚说，鹰的翅膀，只有和暴风雨搏击后，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坚强的。”

我第二次见到孟甜女，正是她奋力和暴风雨搏击的时候。

那是长白山里百花盛开的七月，我到山茶大队去调查知识青年的情况。还没走进村，就看见妇女主任远远地迎出来了。她是一位朝鲜族妇女中少见的胸怀开阔、快活爽朗的大嫂。我们在州里的会议上见过面。这次来前，给队里打过电话，所以她出村来接我。多亏和她拉着手，我才大胆地从独木桥上走过。进了村，她很不见外地把我安顿在自己那清静的家里。傍晚，她端出一盆

刚从山上采回来的山果，我一边吃，一边听她讲述队里知识青年的情况，不外是集体户的经费使用不当，工分评得不公平，谁又和谁吵了架，谁又想家不安心。

我问：“有没有影响和贫下中农团结的大事？”

她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：“有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挤挤眼睛笑了，小声说：“政治队长李华和集体户的姑娘谈恋爱。”

我嗔怪地望她一眼：“这算什么大事？”

她眼睛一立楞，急了：“哎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是上海姑娘呀！”

我愕然一怔：“哪一个？”

她冲口说：“孟甜女！”

我“啊”了一声，追问：“是真的？”

她正色说：“可不是！人家已经象蜜蜂和花蕊一样离不开啦！”

我还怀疑：“他的家庭呢？”

“唉！”她拍了我的肩一下，“他家的人都闹翻啦，说死也不同意！他阿妈妮从前对甜女可好啦，经常把她找到家去，又给做好东西吃，又让睡热炕头，可现在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外边忽然传来了嘈杂的喊声：“李爷爷打人啦！”

妇女主任忙穿上鞋说：“你坐着，我去看看。”开门跑出去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她回来了，气乎乎的，一进门就亮

开了那不太象妇女的粗嗓门说：“真不象话，李华的爷爷把人家甜女给打了。”

我一下怔住了，象钉子钉到了炕上，天哪，孙子谈恋爱，爷爷不同意就动手打人？就算你是少数民族，也不能无法无天呀！我的心里立时涌起一股对甜女的同情之感。

妇女主任也许是看我的愣怔样太可笑，开朗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忙说：“你别笑了，是怎么打的？”

她说：“甜女去李华家，正巧，阿妈妮把一碗要端给爷爷的打糕放到锅台上，甜女顺手端起来走进里屋，爷爷正坐在他的小饭桌子上吃饭，甜女把碗递过去，用朝鲜语说：‘没个嗖！’^①”

我听到这也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哎呀，怎么拿对小孩子说的话，对爷爷说呢？”

妇女主任说：“就是啊！可这也不能怪她呀，她是汉族！爷爷接过碗，气得二话没说，冲着甜女就攒了过去，正好打到她的胸坎上。”

我“哎哟”一声问：“甜女怎么样了？哭了？”

妇女主任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没有。她一句话没说，低着头走了。她刚走，李华就回来了。爷爷冲着孙子吼叫起来：‘咱们朝鲜族女人，哪有一只手给长辈递东西的？你要娶这样个媳妇来家，就是对祖宗的不孝！’”

① 不敬语，吃的意思。

我问：“孙子呢？”

妇女主任说：“孙子脸都憋红了，阿妈妮急得搓着裙子不知怎么是好了。亏了我去了，把李华推到外边去，劝住了爷爷。”她沉吟了一会，问我：“这事要闹大，你说可怎么好？两个年轻人好得难舍难分的。”

我一时没有回答，暗自思忖着，这个问题要解决好，不然，影响民族团结不说，甚至会闹出大事的。

妇女主任拿出了洁净的被褥，给我铺好说：“你走了一天的路，也够累的了，快休息吧。”

山区的夜是不安静的，松涛声时远时近地响着，我躺在暄软的被褥上，神思一晃，那个模样娇小瘦弱的甜女，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，闪动着富于表情的黑眼睛，稚气地望着我。我忍不住问：“唉，甜女，你怎么能爱一个朝鲜族的小伙子呢？你了解他的性格、他的品德、还有他们民族那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吗？”我独自摇摇头想，明天要找甜女好好谈谈，她是太天真了。

松涛声不知什么时候消逝了，屋里静极了，飘散着特殊的豆酱味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一个人去稻田里看庄稼。这里种的是他们自己培育的早熟品种，修长的绿叶密簇簇地挤满了稻池。叶片上挂满了夜来凝聚的露珠，在晨曦里闪着一片璀璨的光华，耀人眼目。我不由得暗暗赞叹起来：群众里真有无名英雄！是谁培育了这么出色的种子？有关部门竟没有发现。我贪婪地望着，一直走到稻田的尽头，看见渠里的水清得映出了天上的白云。我脱了鞋袜想洗脚，刚伸下去，浑身“激愣”一下，赶快抽了出来。

山区的水真凉，七月了还这样冰人，可想而知五六月踩着冰碴插秧是什么滋味了，我草草地洗了两把脸就回来了。

妇女主任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猜谁找你来了？”

我问：“谁？”

“甜女。”妇女主任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她问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我笑了，不在意地问：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妇女主任直通通地说：“我就说你调查她们来了。”

我一怔，埋怨她：“哎呀，你！”

妇女主任正色说：“我看你应该找她好好谈谈。”

我是想找她谈，可谁知道她是不是想跟我谈呢？

唉，姑娘的心，真象长白山的云一样，叫人猜不透。

集体户就在原始林的边上，是一幢新盖起来的简陋茅屋，窗框上的玻璃打碎了，糊的纸也破了；屋前是一片菜地，绿油油的菜叶充满了生机，给这孤零零的茅屋增添了生气。我推门走进去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蹲在灶前烧火的正是甜女。她的样子和三年前变化不太大，只是白皙的皮肤似乎有点变粗糙了，穿一身上海土蓝布的衣服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粘了两枚草叶，增添了点北方山区的土气味。

我叫一声：“甜女！”

她回过头来，一看是我，马上站起身来，脸上显出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。

好聪明的姑娘！她知道我的来意了。

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我伸手摸摸炕，顺势坐下来。

她羞涩地一笑，又露出了那两个小酒窝，低声说：
“认识！”

我望望空旷的屋子：“你的同学都下地去了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今天是我的饭班。”

我把眼光移到她的脸上：“怎么样？习惯了吗？”

“习惯了。”她拿起烧火棍，麻利地把灶口的碎树枝拨进灶里去，火苗旺盛地燃烧起来，“刚来的时候，连这灶火都不会烧，把二米饭^①当成了蛋炒饭。”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

我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
她眨着黑眼睛，红红的火光在眼里闪烁：“可以和社员比一比了。”

“吓！”我笑了，“所以你要扎根了？”

她又认起真来，把目光停在我的脸上：“毛主席不是这么号召的吗？！”眼光还是那样诚实、天真，象一汪洁净的水。

我只好婉转地说：“就是扎根，终身大事也应该好好想想呀！”

她不说话了，低下了头。

我和声悦色地问：“你，想过了吗？”

她凝神地望着灶火，一动不动地望着，火光在她眼里跳跃：“想了！我能不想吗？整整想了三年了！”

她似乎沉浸到回忆里去了，慢慢地说着，说她和李华那阳光与禾苗般的感情，说这感情在她那明如春水般

^① 大米、小米合在一起煮的饭。